



五燈會元卷第十八

南嶽下十三世下

雲居祐禪師法嗣

廬山羅漢院系南禪師汀州張氏子上堂禪不禪道  
不道三寸舌頭胡亂掃昨夜日輪飄桂華今朝月窟  
生芝草呵呵呵萬兩黃金無處討一向絕思量諸法  
不相到師臨示寂陞座告衆曰羅漢今日倒騎鐵馬  
逆上須彌踏破虛空不畱朕迹乃歸方丈跏趺而逝  
潭州慈雲彥隆禪師上堂舉玄沙示衆曰盡大地都  
來是一顆明珠時有僧問旣是一顆明珠學人爲甚



不識沙曰全體是珠更教誰識曰雖然全體是爭奈學人不識沙曰問取你眼師曰諸禪德這箇公案喚作嚼飯餒小兒把手更與杖還會麼若未會須是扣已而叅直要真實不得信口掠虛徒自虛生浪死郢州子陵山自瑜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赤腳趂泥冷似冰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休要拖泥帶水問泗洲大聖爲甚麼楊州出現師曰業在其中曰意旨如何師曰降尊就卑曰謝和尚答話師曰賊是小人智過君子

隆興府東山景福省悅禪師上堂十二時中跛跛挈挈且與麼過大衆利害在甚麼處良久曰聽諸方斷看擊禪牀下座

亳州白藻清儼禪師信州人僧問楊廣失橐駝到處無人見未審是甚麼人得見師以拂子約曰退後退後妨他別人所問曰畢竟落在甚麼處師曰可煞不識好惡便打

台州寶相元禪師僧問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誦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須用眼聽

撰述  
五燈會元卷十八  
信州永豐慧日庵主本郡丘氏子卅歲出家於明心  
寺得度自機契雲居熟遊湘漢暨歸永豐或處巖谷  
或居鄜市令鄉民稱丘師伯凡有所問以莫曉答之  
忽語邑人曰吾明日行脚去汝等可來相送於是賚  
路者畢集師笑不已衆問其故卽書偈曰丘師伯莫  
曉寂寂明皎皎日午打三更誰人打得了投筆而逝  
泉州南峯永程禪師示衆始自雞峯續燄少室流芳  
大布慈雲宏開慧日教分三藏直指一心或全提而  
棒喝齊施或縱奪而賓主互設或金剛按劍或師子  
翻身或照用雷奔或機鋒電掣無非剪除邪妄開廓  
玄微直下明宗到真實地諸仁者到此方許一線道  
與你商量苟或未然盡是依師作解無有是處

大瀉秀禪師法嗣

潭州大瀉祖璿禪師福州吳氏子僧問如何是瀉山  
家風師曰竹有上下節松無今古青曰未審其中飲  
噉何物師曰饑餐相公玉粒飯渴點神運倉前茶上  
堂道無定亂法離見知言句相投都無定義自古龍  
門無宿客至今鳥道絕行蹤欲會箇中端的意火裏  
唧螻吞大蟲咄上堂雨下堦頭濕晴乾水不流鳥巢  
滄海底魚躍石山頭衆中大有商量前頭兩句是平

撰述  
實語後頭兩句是格外談若如是會祇見石磊磊不見玉落落若見玉落落方知道寬廓喫

南嶽福嚴文演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當面便唾  
南嶽南臺允恭禪師開堂日上堂稀逢難遇正在此時何謂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拈拂子曰正當今日佛法盡在這箇拂子頭上放行把住一切臨時放行也  
風行草偃瓦礫生光拾得寒山點頭拊掌把住也水洩不通精金失色德山臨濟飲氣吞聲當恁麼時放行卽是把住卽是良久曰後五日看

黃檗勝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純白紹覺禪師上堂寒便向火熱卽搖扇饑時喫飯困來打眠所以趙州庭前柏香嚴嶺後松栽來無別用祇要引清風且道畢竟事作麼生甲子乙丑海中金丙寅丁卯鑪中火

開元琦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道英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璫璃餅貯華曰出世後如何師曰瑪瑙鉢盛果曰未審和尚今日是同是別師曰趯倒餅拽倒鉢上堂據道而論語也不得默也不得直饒語默兩忘亦沒交涉何故句中無路意在句中無意無不意非計較之所

及若是劈頭點一點頂門豁然眼開者於此却有疾  
速分若低頭向意根下尋思卒摸索不著是知萬法  
無根欲窮者錯一源絕迹欲返者迷看他古佛光明  
先德風彩一一從無欲無依中發現或時孤峻峭拔  
竟不可構或時含融混會了無所睹終不椿定一處  
亦不繫係兩頭無是無不是無非無不非得亦無所  
得失亦無所失不曾隔越纖毫不曾移易絲髮明明  
古路不屬玄微覲面擎來瞥然便過不居正位豈落  
邪途不蹈大方那趨小徑騰騰兀兀何住何爲回首  
不逢觸目無對一念普觀廓然空寂此之宗要千聖  
不傳直下了知當處超越是知赤灑灑處恁麼卽易  
明歷歷處恁麼還難不用沾黏點染直須剝脫屏除  
若是本分手腳放去無收不來底一一放光現瑞一  
一削跡絕蹤機上了不停語中無可露徹底攪不渾  
通身撲不碎且道畢竟是箇甚麼得恁麼靈通得恁  
麼竒特得恁麼堅確諸仁者休要識渠面孔不用安  
渠名字亦莫覓渠所在何故渠無所在渠無名字渠  
無面孔纔起一念追求如微塵許便隔十生五生更  
擬管帶思惟益見紛紛叢雜不如長時放教自由自  
在要發便發要住便住卽天然非天然卽如如非如

如卽湛寂非湛寂卽敗壞非敗壞無生戀無死畏無  
佛求無魔怖不與菩提會不與煩惱俱不受一法不  
嫌一法無在無不在非離非不離若能如是見得釋  
迦自釋迦達磨自達磨于我甚麼椀恁麼說話衲僧  
門下推勘將來布裙芒屨不免撩他些些泥水豈況  
汝等諸人更道這箇是平實語句這箇是差別門庭  
這箇是關楨巴鼻這箇是道眼根塵迹相教習如七  
家村裏傳口令相似有甚交涉無事珍重

泉州尊勝有朋講師本郡蔣氏子卅歲試經中選下  
髮多歷教肆嘗疏楞嚴維摩等經學者宗之每疑祖  
師直指之道故多與禪衲遊一日謁開元跡未及闔  
心忽領悟元出遂問座主來作甚麼師曰不敢貴耳  
賤目元曰老老大大何必如是師曰自是者不長元  
曰朝看華嚴夜讀般若則不問如何是當今一句師  
曰日輪正當午元曰閑言語更道來師曰平生仗忠  
信今日任風波然雖如是祇如和尚恁麼道有甚交  
涉須要新戒草鞋穿元曰這裏且放你過忽遇達磨  
問你作麼生道師便喝元曰這座主今日見老僧氣  
衝牛斗師曰再犯不容元拊掌大笑

仰山偉禪師法嗣

撰述  
五燈會元卷一  
六  
潭州龍王山善隨禪師僧問如何是龍王境師曰水晶宮殿曰如何是龍王如意寶珠師曰頂上髻中僧禮拜師曰莫道不如意好

瑞州黃檗山祇園永泰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鐵鑄就僧擬議師曰會麼僧禮拜師曰何不早如此

廬山慧日明禪師上堂不用求心唯須息見三祖大師雖然回避金鉤殊不知已吞紅線慧日又且不然不用求真并息見倒騎牛兮入佛殿牧笛一聲天地寬稽首瞿曇真箇黃面

福嚴感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法達寶鑑禪師饒州余氏子僧問不落階級處請師道師曰蠟人向火曰畢竟如何師曰薄處先穿

雲蓋智禪師法嗣

安吉州道場法如禪師衢州徐氏子叅雲蓋悟汾陽十智同真話尋常多說十智同真故叢林號爲如十同也水庵圓極皆依之圓極嘗贊之曰生鐵面皮難湊泊等閑舉步動乾坤戲拈十智同真話不負黃龍嫡骨孫上堂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



槃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釋迦老子和身放  
倒後代兒孫如何接續要會麼通玄不是人間世滿  
目青山何處尋

福州寶壽最樂禪師古田人也上堂諸佛不真實說  
法度羣生菩薩有智慧見性不分明白雲無心意灑  
爲世間雨大地不含情能長諸草木若也會得猶存  
知解若也不會墮在無記去此二途如何卽是海闊  
難藏月山深分外寒

紹興府石佛慧明解空禪師僧問如何是寶相境師  
曰三生鑿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佛二菩薩

玄沙文禪師法嗣

福州廣慧達杲禪師上堂佛爲無心悟心因有佛迷  
佛心清淨處雲外野猿啼

建隆慶禪師法嗣

平江府泗洲用元禪師一日問建隆曰臨濟在黃檗  
三回問佛法大意三回被打意旨如何語猶未了被  
打一拂子師頓領宗旨開堂日僧問四衆雲臻請師  
說法師曰有眼無耳朵六月火邊坐曰一句截流萬  
機頓息師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問朝叅暮請成得  
甚麼邊事師曰祇要你歇去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已

撰述  
多時師曰你鼻孔因甚麼著拄杖子穿却曰拗曲作  
直又爭得師曰且教出氣上堂一二三四五火裏唧  
螻吞却虎六七八九十水底泥牛波上立一日一夜  
雨霖霖無孔鐵鎚灑不入灑不入著底急百川洶湧  
須彌岌八臂那吒撞出來稽首讚歎道難及咦上堂  
橫按拄杖顧視大眾曰今日平地上喫交便下座

報本元禪師法嗣

平江府承天永安元正傳燈禪師鄆州鄭氏子上堂  
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大眾有一人道我不承佛  
恩力不居三界不屬五行祖師不敢定當先佛不敢  
安名你且道是箇甚麼人良久曰倚石巖前燒鐵鉢  
就松枝上挂銅餅

隆慶閑禪師法嗣

潭州安化啓寧聞一禪師上堂拈華微笑虛勞力立  
雪齊腰枉用功爭似老盧無用處却傳衣鉢振真風  
大眾且道那箇是老盧傳底衣鉢莫是大庾嶺頭提  
不起底麼且莫錯認定盤星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三祖宗禪師法嗣

寧國府光孝惟爽禪師上堂今朝六月旦一年已過  
半奉報叅玄人識取孃生面孃生面薦不薦鷺鷥飛

入碧波中抖擻一團銀繡線

泐潭英禪師法嗣

南嶽法輪齊添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乞師指示師曰  
汝適來聞鼓聲麼曰聞師曰還我話頭來僧禮拜師  
曰令人疑著上堂喝一喝曰師子哮吼又喝一喝曰  
象王嘖呻又喝一喝曰狂狗趁塊又喝一喝曰鰕跳  
不出斗乃曰此四喝有一喝堪與祖佛爲師明眼衲  
僧試請揀看若揀不出大似日中迷路上堂良久曰  
性靜情逸乃喝一喝曰心動神疲遂顧左右曰守真  
志滿拈拄杖曰逐物意移驀召大衆曰見怪不怪其  
怪自壞靠在杖便下座

泉州慧明雲禪師僧問般若海中如何爲人師曰雲  
開銀漢迥曰畢竟如何師曰棒頭見血問毗婆尸佛  
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意旨如何師曰醜拙不堪  
當

保寧璣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竭淨曇禪師嘉禾人也晚歸錢塘之  
法慧一日上堂本自深山臥白雲偶然來此寄閑身  
莫來問我禪兼道我是喫飯屙屎人紹興丙寅夏辭  
朝貴歸付院事四衆擁眎揮扇久之書偈曰這漢從

來沒縫罅五十六年成話霸今朝死去見閻王劍樹  
刀山得人怕遂打一圓相曰噯一任諸方鑽龜打瓦  
收足而化火後設利如霰門人持骨歸阿育王山建  
塔

台州真如戒香禪師興化林氏子上堂孟冬旦曉  
天寒葉落歸根露遠山不是見聞生滅法當頭莫作  
見聞看

五祖常禪師法嗣

蘄州南烏崖壽聖楚清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  
處去師曰靈峯水急曰恁麼則不生也師曰蒼天蒼  
天

黃龍肅禪師法嗣

瑞州百丈維古禪師上堂大衆集定拈拄杖示衆曰  
多虛不如少實卓一下便起

嘉定府月珠祖鑑禪師僧請筆師語要師曰達磨西  
來單傳心印曹谿六祖不識一字今日諸方出世語  
句如山重增繩索乃拍禪牀曰於斯薦得猶是鈍根  
若也未然白雲深處從君臥切忌寒猿中夜啼

石霜琳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靜照庵主僧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

從來不相許僧擬議師曰會即便會本來底不得安  
名著字僧擬開口師便打出師室中常以拂子示衆  
曰喚作拂子依前不是不喚作拂子特地不識汝喚  
作甚麼因僧請益師頌答之曰我有一柄拂子用處  
別無調度有時挂在松枝任他頭垂角露

華光恭禪師法嗣

郴州萬壽念禪師僧問龍華勝會肇啓茲晨未審彌  
勒世尊現居何處師曰猪肉案頭曰既是彌勒世尊  
爲甚麼却在猪肉案頭師曰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  
裏曰畢竟事又且如何師曰畜人不繫腰歲旦上堂  
往復無際動靜一源含有德以還空越無私而迥出  
昔日日今日日照無兩明昔日風今日風鼓無兩動  
昔日雨今日雨澤無兩潤於其中間覓去來相而不  
可得何故自他心起起處無蹤自我心忘忘無滅迹  
大衆若向這裏會去與天地而同根共萬物爲一體  
若也未明山僧爲你重重頌出元正一古佛家風從  
此出不勞向上用工夫歷劫何曾異今日元正二寂  
寥冷淡無滋味趙州相喚喫茶來剔起眉毛須瞥地  
元正三上來稽首各和南若問香山山裏事靈源一  
派碧如藍遂喝一喝下座

上藍順禪師法嗣

叅政蘇轍居士字子由元豐三年以睢陽從事左遷  
瑞州摧筦之任是時洪州上藍順禪師與其父文安  
先生有契因往訪焉相得歡甚公咨以心法順示搐  
鼻因緣已而有省作偈呈曰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  
相逢老順師搐鼻徑叅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枯  
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青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  
一杯甘露滑如飴

南嶽下十四世

黃龍新禪師法嗣

吉州禾山超宗慧方禪師上堂舉拂子曰看看祇這  
箇在臨濟則照用齊行在雲門則理事俱備在曹洞  
則偏正叶通在瀉山則暗機圓合在法眼則何止唯  
心然五家宗派門庭施設則不無直饒辯得個儻分  
明去猶是光影邊事若要抵敵生死則霄壤有隔且  
超越生死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泊合錯下注腳  
臨安府崇覺空禪師姑孰人也上堂十方無壁落四  
面亦無門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遂舉拂子曰灌溪  
老漢向十字街頭逞風流賣惺惺道我解穿真珠解  
玉版過亂絲卷筒絹姪坊酒肆瓦合輿臺虎穴魔宮

那吒忿怒遇文王興禮樂逢桀紂逞干戈今日被崇  
覺覩見一場懨懨師頌野狐話曰含血喫人先汚其  
口百丈野狐失頭狂走驀地喚回打箇筋斗

潭州上封祖秀禪師常德府何氏子上堂枯木巖前  
夜放華鐵牛依舊臥煙沙儂家鞭影重拈出擊拂子  
曰一念回心便到家遂喝一喝下座

嘉定府九頂寂惺惠泉禪師僧問心迷法華轉心悟  
轉法華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  
重上堂昔日雲門有三句謂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  
句隨波逐浪句九頂今日亦有三句所謂饑來喫飯  
句寒卽向火句困來打睡句若以佛法而論則九頂  
望雲門直立下風若以世諦而論則雲門望九頂直  
立下風二語相違且如何是九頂爲人處

嘉興府華亭性空妙普庵主漢州人久依死心獲證  
乃抵秀水追船子遺風結茅青龍之野吹鐵笛以自  
娛多賦詠得之者必珍藏其山居曰心法雙忘猶隔  
妄色塵不二尚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  
庵人又警衆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  
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治太平又曰不耕而食  
不蠶衣物外清閑適聖時未透祖師關候子也須存

意著便宜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  
直須洞徹無窮底踏倒須彌第一峯建炎初徐明叛  
道經烏鎮肆殺戮民多逃亾師獨荷策而往賊見其  
偉異疑必詭伏者問其來師曰吾禪者欲抵密印寺  
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以怒爲吾  
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爲送終賊奉肉食師如常齋出  
生畢乃曰孰當爲我文之以祭賊笑而不答師索筆  
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  
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  
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  
心則其妙心孰與爲隣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  
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  
足以爲明乾坤未足以爲大磊磊落落無罣無礙六  
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  
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  
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饗遂舉箸飫餐  
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劫數旣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  
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賊方駭  
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烏鎮之廬舍免焚實師之惠  
也道俗聞之愈敬有僧睹師見佛不拜歌逆問曰旣



見佛爲甚麼不拜師掌之曰會麼云不會師又掌曰  
家無二主紹興庚申冬造大盆穴而塞之修書寄雪  
竇持禪師曰吾將水葬矣壬戌歲持至見其尚存作  
偈嘲之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餒魚鼈云不索性去祇  
管向人說師閱偈笑曰待兄來證明耳令徧告四衆  
衆集師爲說法要仍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  
省柴燒二省開壙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  
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盤坐  
盆中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濱望欲斷目師取塞岸  
水而回衆擁觀水無所入復乘流而往唱曰船子當  
年返故鄉沒蹤跡處妙難量真風徧寄知音者鐵笛  
橫吹作散場其笛聲嗚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  
而沒衆號慕圖像事之後三日於沙上趺坐如生道  
俗爭往迎歸畱五日闍維設利大如菽者莫計二鶴  
徘徊空中火盡始去衆奉設利靈骨建塔于青龍  
巖州鍾山道隆晉座桐廬董氏子於鍾山寺得度自  
遊方所至者衲皆推重晚抵黃龍死心延爲座元心  
順世遂歸隱鍾山慕陳尊宿高世之風掩關不事事  
日鬻數簍自適人無識者手常穿一襪凡有禪者至  
提以示之曰老僧這襪著三十年了也有寺僧戲問

撰述  
如何是無諍三昧師便掌

揚州齊謚首座本郡人也死心稱爲飽叅諸儒屢以  
名山致之不可後示化於潭之谷山異跡頗衆門人  
嘗繪其像請贊爲書曰箇漢灰頭土面尋常不欲露  
現而今寫出人前大似虛空著箭怨怨可惜人間三  
尺絹

空室道人智通者龍圖范珣女也幼聰慧長歸丞相  
蘇頌之孫悌未幾厭世相還家求祝髮父難之遂清  
修因看法界觀頓有省連作二偈見意一曰浩浩塵  
中體一如縱橫交互印毗盧全波是水波非水全水  
成波水自殊次日物我元無異森羅鏡像同明明超  
主伴了了徹真空一體含多法交叅帝網中重重無  
盡處動靜悉圓通後父母俱亾兄涓領分寧尉通偕  
行聞死心名重往謁之心見知其所得便問常啼菩  
薩賣却心肝教誰學般若通曰你若無心我也休又  
問一雨所滋根苗有異無陰陽地上生箇甚麼通曰  
一華五葉復問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通曰  
和尚惜取眉毛好心打曰這婦女亂作次第通禮拜  
心然之於是道聲籍甚政和間居金陵嘗設浴於保  
寧喝榜于門曰一物也無洗箇甚麼纖塵若有起自

何來道取一句子玄乃可大家入浴古靈祇解揩背  
開士何曾明心欲證離垢地時須是通身汗出盡道  
水能洗垢焉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到此亦須  
洗却後爲尼名惟久挂錫姑蘇之西竺緇白日夕師  
問得其道者頗衆俄示疾書偈趺坐而終有明心錄  
行於世

黃龍清禪師法嗣

潭州上封佛心才禪師福州姚氏子幼得度受具遊  
方至大中依海印隆禪師見老宿達道者看經至一  
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師指問曰一毛頭師子  
作麼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豈可  
便理會許事師因疑之遂發心領淨頭職一夕汎掃  
次印適夜叅至則遇結座擲拄杖曰了卽毛端吞巨  
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師豁然有省及出閩造豫章黃  
龍山與死心機不契乃叅靈源凡入室出必揮淚自  
訟曰此事我見得甚分明祇是臨機吐不出若爲柰  
何靈源知師勤篤告以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也未幾  
竊觀鄰案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  
麼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鳴剝剝是箇甚  
麼山拔刀作斫勢師忽欣然摑鄰案僧一掌揭簾趨

出衝口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  
絕遮攔萬象森羅齊漏泄後分座於真乘應上封之  
命屢遷名刹住乾元日開堂示衆曰百千三昧門無  
量福德藏放行也如開武庫錯落交輝把住也似雪  
覆蘆華通身莫辨使見之者撩起便行聞之者單刀  
直入箇箇具頂門正眼人人懸肘後靈符掃佛祖見  
知作叢林殃害憶得寶壽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寶  
壽便打三聖云與麼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  
且如乾元今日開堂或有僧出來山僧亦打不唯此  
話大行且要開却福州一城人眼去何也劔爲不平  
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餅上堂達磨未來東土已前  
人人懷媚水之珠箇箇抱荆山之璞可謂壁立千仞  
及乎二祖禮却三拜之後一一南詢諸友北禮文殊  
好不丈夫或有一箇半箇不求諸聖不重已靈匹馬  
單鎗投虛置刃不妨慶快平生如今有麼自是不歸  
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上堂宗乘提唱妙絕名言  
一句該通乾坤函蓋直似首羅正眼豎亞面門又如  
圓：三點橫該法界乃卓拄杖曰向這一點下明得  
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又卓拄杖曰向第二點下  
明得縱橫三界外隱顯十方身又卓拄杖曰向第三

點下明得魚龍鎖戶佛祖潛蹤不然放過一著隨分  
有春色一枝三四華上堂一法有形該動植百川湍  
激競朝宗昭琴不鼓雲天淡想像毗耶老病翁維摩  
病則上封病上封病則拄杖子病拄杖子病則森羅  
萬象病森羅萬象病則凡之與聖病諸人還覺病本  
起處麼若也覺去情與無情同一體處處皆同真法  
界其或未然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隆興府黃龍德逢通照禪師郡之靖安胡氏子生有  
龐眉年十七從上藍晉禪師落髮往依靈源卽明深  
旨上堂舉夾山境話師曰法眼徒有此語殊不知夾  
山老漢被這僧輕輕拶著直得脚前脚後設使不作  
境話會未免猶在半途

潭州法輪應端禪師南昌徐氏子少依化度善月圓  
顱登具謁真淨文禪師機不諧至雲居會靈源分座  
爲衆激昂師扣其旨然以妙入諸經自負源嘗痛劄  
之師乃援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宗旨爲表源笑曰  
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喜沒交涉師  
憤然欲他往因請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源見  
乃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被汝帶  
累由此譽望四馳名士大夫爭挽應世皆不就政和末

撰述  
五燈會元卷十八  
三  
太師張公成以百丈堅命開法師不得已始從上  
堂舉大隋劫火洞然話遂曰六合傾翻劈面來暫披  
麻縷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閑事引得遊人不肯回壞  
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強鍼錐太湖三萬六千頃月  
在波心說向誰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芒鞋竹杖  
走紅塵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十字街頭逢上祖曰  
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御馬金鞭混四民曰如何是主  
中主師曰金門誰敢擡眸覷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  
上宗乘又若何師曰昨夜霜風刮地寒老猿嶺上啼  
殘月

東京天寧長靈守卓禪師泉州莊氏子上堂曰三千  
劍客獨許莊周爲甚麼跳不出良醫之門多病人因  
甚麼不消一劄已透關者更請辯看上堂譬如眼根  
不自見眼性自平等無平等者便恁麼去無孔鐵鎚  
聊且安置直得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也是一期  
方便若也籬內竹抽籬外筍澗東華發澗西紅更待  
勘過了打僧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  
師曰貓兒會上樹曰早知如是終不如是師曰惜取  
眉毛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天旱爲民愁問佛未  
出世時如何師曰絕毫絕釐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填

溝壑曰出與未出相去幾何師曰人平不語水平  
不流上堂平高就下勾賊破家截鐵斬釘狐狸戀窟  
總不恁麼合作麼生所以道萬仞崖頭親撒手須是  
其人祇如香積國中持鉢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切  
忌風吹別調中上堂釋迦掩室過犯彌天毗耶杜詞  
自救不了如何如何口門太小宣和五年十二月二  
十七日奄然示寂闍維日皇帝遣中使賜香持金盤  
求設利藝香罷盤中鏗然視之五色者數顆大如豆  
使者持還上見大悅

信州博山無隱子經禪師歲旦上堂和氣生枯枿寒  
雲散遠郊木人占吉兆夜半露龜爻諸禪德龜爻露  
處文彩已彰便見一年十二月月如然一日十二  
時時時相似到這裏直似黃金之黃白玉之白自從  
曠大劫來未嘗異色還見麼其或未然且狗張三通  
節序從教李四鬢蒼浪

隆興府百丈以棲禪師興化人也上堂摩騰入漢達  
磨來梁途轍旣成後代兒孫開眼迷路若是箇惺惺  
底終不向空裏採華波中捉月謾勞心力畢竟何爲  
山僧今日已是平地起骨堆諸人行時各自著精彩  
看

邵州光孝曇清禪師上堂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  
殺祖不消懺悔爲甚麼不消懺悔且得冤家解脫  
溫州光孝德週禪師信州璩氏子於景德尊勝院染  
削問道有年後至黃龍聞舉少林面壁頓悟述二偈  
以呈龍許之自爾名流江淞上堂曰舉體露堂堂十  
方無罣礙千聖不能傳萬靈成頂戴擬欲共商量開  
口百雜碎祇如未開口已前作麼生咄上堂回互不  
回互覷見沒可覷透出祖師關踏斷人天路阿呵呵  
悟不悟落華流水知何處

寺丞戴道純居士字字中咨扣靈源一日有省乃呈  
偈曰杳冥源底全機處一片心華露印紋知是幾生  
曾供養時時微笑動香雲

泐潭清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山堂道震禪師金陵趙氏子少依覺印  
英禪師爲童子英移居泗之普照適淑妃擇度童行  
師得圓具久之辭謁丹霞淳禪師一日與論洞上宗  
旨師呈偈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華彩鳳銜夜  
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淳器之師自以爲  
礙棄依草堂一見契合日取藏經讀之一夕聞晚叅  
鼓步出經堂舉頭見月遂大悟亟趨方丈堂望見卽



爲印可初住曹山次遷廣壽黃龍上堂曰舉箇古人  
因緣問闍黎闍黎不得作古會若作古會失却當面  
眼舉箇卽今因緣問闍黎闍黎不得作今會若作今  
會障却闍黎本來眼假饒不失不障非古非今猶是  
藥病相治止啼之說祇如透脫一句闍黎還道得也  
無若道不得直待羅漢峯深談實相卽向汝道上堂  
少林冷坐門人各說異端大似衆旨摸象神光禮三  
拜依位而立達磨云汝得吾髓這黑面婆羅門腳跟  
也未點地在上堂石人問枯椿何時汝發華枯椿怒  
石人何得口吧吧石人呵呵笑枯椿吐異葩紅霞輝  
玉象白玉碾金沙借問通玄士何人不到家

台州萬年雪巢法一禪師太師襄陽郡王李公遵勉  
之玄孫也世居開封祥符縣母夢一老僧至而產年  
十七試上庠從祖仕淮南欲官之不就將棄家事長  
蘆慈覺蹟禪師祖弗許母曰此必宿世沙門願勿奪  
其志未幾慈覺沒大觀改元禮靈巖通照愿禪師祝  
髮登具依愿十年迷悶不能入謁圓悟於蔣山悟曰  
此法器也悟奉詔徙京師天寧師侍行靖康末謁草  
堂於疎山一語之及大法頓明紹興七年泉守寶文  
劉公彥修請居延福後四遷巨刹上堂拈拄杖曰拄

杖子有時作出水蛟龍萬里雲煙不斷有時作踞地  
師子百年妖怪潛蹤有時心法兩忘照體獨立有時  
照用同時主賓互用以拄杖畫曰延福門下總用不  
著且道延福尋常用箇甚麼卓拄杖喝一喝下座上  
堂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古劍髑髏前大海波濤  
沸退長蘆歸天台萬年觀音院忽示微疾書偈曰今  
年七十五歸作庵中主珍重觀世音泥虵吞石虎入  
龕趺坐而逝

福州雪峯東山慧空禪師本郡陳氏子十四圓頂卽  
遊諸方徧謁諸老晚契悟於草堂紹興癸酉開法雪  
峯受請日上堂曰俊快底點著便行癡鈍底推挽不  
動便行則人人歡喜不動則箇箇生嫌山僧而今轉  
此癡鈍爲俊快去也彈指一下曰從前推挽不出而  
今出從前有院不住而今住從前嫌佛不做而今做  
從前嫌法不說而今說出不出住不住卽且置敢問  
諸人做底是甚麼佛空王佛耶然燈佛耶釋迦佛耶  
彌勒佛耶說底又是甚麼法根本法耶無生法耶世  
間法耶出世間法耶衆中莫有道得底麼若道得山  
僧出世事畢如或未然逢人不得錯舉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雲門示衆云祇這箇帶累殺人師曰雲門尋

常氣宇如王作恁麼說話大似貧恨一身多山僧卽不然祇這箇快活殺人何故大雨方歸屋裏坐業風吹又遶山行然雖如是也是乞兒見小利且不傷物義一句作麼生道上堂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俊哉俊哉快活快活一似十七八歲狀元相似誰管你天誰管你地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自在自在快活快活恰似七八十老人作宰相相似風以時雨以時五穀植萬民安豎起拄杖曰大衆這兩箇并山僧拄杖子共作得一箇衲僧到雪峯門下但知隨例餐餽子也得三文買草鞋喝一喝卓拄杖下座僧問和尚未見草堂時如何師曰江南有曰見後如何師曰江北無

慶元府育王野堂普崇禪師本郡人也示衆舉巴陵和尚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不是風幡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爲祖師出氣出來與巴陵相見雪竇和尚道風動幡動旣是風幡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爲巴陵出氣出來與雪竇相見師曰非風非幡無處著是幡是風無著處遼天俊鶻悉迷蹤踞地金毛還失措阿呵阿悟不悟令人轉憶謝三郎一絲獨釣寒江雨

撰述  
五燈會元卷十八  
二二二  
青原信禪師法嗣

潭州梁山懽禪師僧問大衆雲臻請師開示師曰天靜不知雲去處地寒畱得雪多時曰學人未曉玄言乞師再垂方便師曰一重山後一重人

成都府正法希明禪師漢州人也解制上堂林葉紛紛落乾坤報早秋分明西祖意何用更馳求若恁麼會得始信佛祖之道本自平夷大解脫門元無關鑰彌綸宇宙徧塞虛空量不可窮智不能測若也未明此旨不達其源任是百劫熏功千生鍊行徒自疲苦了無交涉若深明此旨洞達其源乃知動靜施爲經行坐臥頭頭合道念念朝宗祖不云乎迷生寂亂悟無好惡得失是非一時放却如是則誰迷誰悟誰是誰非自是諸人獨生異見觀大觀小執有執無已靈獨耀不肯承當心月孤圓自生違背何異家中捨父衣內忘珠致使菩提路上荆棘成林解脫空中迷雲蔽日山僧今日幸值衆僧自恣化主還山諸上善人得得光訪不可緘默隨分葛藤曲爲今時少開方便也須是諸人著眼各自諦觀若更擬議尋思白雲萬里遂拈拄杖曰於斯明得靈山一會儼在目前其或未然更待來晨分付

撰述  
祖庵主見青原之後縛屋衡嶽間三十餘年人無知者偶遣興作偈曰小鍋煮菜上羹飴菜熟飴香人正饑一補饑瘡了無事明朝依樣畫貓兒由是衲子披榛扣之無盡張公力挽其開法不從竟終于此山

夾山純禪師法嗣

澧州欽山乾明普初禪師上堂良久曰舉揚宗旨上祝皇基伏願祥雲與景星俱現醴泉與甘露雙呈君乃堯舜之君俗乃成康之俗使林下野夫不覺成太平曲且作麼生是太平曲無爲而爲神而化之灑德雨以霽霈鼓仁風而雍熙民如野鹿上如標枝十八子知不知哩哩囉囉哩拍一拍下座

泐潭乾禪師法嗣

楚州勝因戲魚咸靜禪師本郡高氏子上堂遊徧天下當知寸步不曾移歷盡門庭家家竈底少煙不得所以扇筇峭履乘興而行掣釣沉絲任性而住不爲故鄉田地好因緣熟處便爲家今日信手拈來從前幾曾計較不離舊時科段一回舉著一回新明眼底瞥地便回未悟者識取面目且道如何是本來面目良久曰前臺華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舉世尊在摩竭陀國爲衆說法是

時將欲白夏乃謂阿難曰諸大弟子人天四衆我常說法不生敬仰我今入因沙曰室中坐夏九旬忽有人來問法之時汝代爲我說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言訖掩室而坐師召衆曰釋迦老子初成佛道之時大都事不獲已纔方成箇保社便生退倦之心勝因當時若見將釘釘却室門教他一生無出身之路免得後代兒孫遞相做教不見道若不傳法度衆生是不名爲報恩者擊拂子下座後晦處漣漪之天寧示微疾書偈曰弄罷影戲七十一載更問如何回來別賽置筆而逝

潭州龍牙宗密禪師豫章人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寐語問如何是一切法師曰早落第二上堂大衆集師曰已是團團不勞雕琢歸堂喫茶上堂休把庭華類此身庭華落後更逢春此身一往知何處三界茫茫愁殺人

福州東禪祖鑑從密禪師汀州人也上堂開口不是禪合口不是道踏步擬進前全身落荒草

慶元府天童普交禪師郡之萬齡畢氏子幼穎悟未冠得度往南屏聽台教因爲檀越修懺摩有問曰公之所懺罪爲自懺耶爲他懺耶若自懺罪罪性何來

若懺他罪他罪非汝烏能懺之師不能對遂改服遊  
方造泐潭足纔踵門潭卽呵之師擬問潭卽曳杖逐  
之一日忽呼師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  
量師擬進語潭遂喝師豁然領悟乃大笑潭下繩牀  
執師手曰汝會佛法耶師便喝復拓開潭大笑於是  
名聞四馳學者宗仰後歸桑梓畱天童掩關却掃者  
八年寺偶虛席郡僚命師開法恐其遯預遣吏候于  
道故不得辭受請日上堂曰咄哉黃面老佛法付王  
臣林下無情客官差逼殺人莫有知心底爲我免得  
麼若無不免將錯就錯便下座師凡見僧來必叱曰  
柳栗未擔時爲汝說了也且道說箇甚麼招手洗鉢  
拈扇張弓趙州柏樹子靈雲見桃華且擲放一邊山  
僧無恁麼閑脣吻與汝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拄杖  
逐之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堂說偈脫然示  
寂偈曰寶杖敲空觸處春箇中消息特彌綸昨宵風  
動寒巖冷驚起泥牛耕白雲壽七十七臘五十八  
江州圓通道旻圓機禪師世稱古佛興化蔡氏子母  
夢吞摩尼寶珠有孕生五歲足不履口不言母抱遊  
西明寺見佛像遽履地合爪稱南無佛仍作禮人大  
異之及宦學大梁依景德寺德祥出家試經得度徧

往參激皆染指親瀉山喆禪師最久晚慕泐潭往謁  
潭見默器之師陳歷叅所得不蒙印可潭舉世尊拈  
華迦葉微笑語以問復不契後侍潭行次潭以拄杖  
架肩長嘘曰會麼師擬對潭便打有頃復拈草示之  
曰是甚麼師亦擬對潭遂喝於是頓明大法作拈華  
勢乃曰這回瞞旻上座不得也潭挽曰更道更道師  
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卽禮拜潭首肯後開法灌溪  
次居圓通以符道濟禪師之記學者嚮臻朝廷聞其  
道會宰臣復爲之請錫以命服與圓機號上堂諸佛  
出世無法與人祇是抽釘拔楔除疑斷惑學道之士  
不可自謾若有一疑如芥子許是汝真善知識喝一  
喝曰是甚麼切莫刺腦入膠盆

慶元府二靈知和庵主蘇臺玉峯張氏子兒時嘗習  
坐垂堂堂傾父母意其必死師瞑目自若因使出家  
年滿得度趨謁泐潭潭見乃問作甚麼師擬對潭便  
打復喝曰你喚甚麼作禪師驀領旨卽曰禪無後無  
先波澄大海月印青天又問如何是道師曰道紅塵  
浩浩不用安排本無欠少潭然之次謁衡嶽辯禪師  
辯尤器重元符間抵雪竇之中峯栖雲兩庵逾二十  
年嘗有偈曰竹筧二三升野水松窻七五片閑雲道



人活計祇如此畱與人間作見聞有志於道者多往見之僧至禮拜師曰近離甚處曰天童師曰太白峯高多少僧以手斫額作望勢師曰猶有這箇在曰却請庵主道師却作斫額勢僧擬議師便打師初偕天童交禪師問道盟曰他日吾二人宜踞孤峯絕頂目視霄漢爲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時籍名官府屈節下氣於人者後交奕盟至則師竟不接正言陳公以計誘師出山住二靈三十年間居無長物唯二虎侍其右一日威於人以偈遣之宣和七年四月十二日跌坐而逝正言陳公狀師行實及示疾異跡甚詳仍塑其像二虎侍之至今存焉

開先瑛禪師法嗣

紹興府慈氏瑞仙禪師本郡人年二十去家以試經披削習毗尼因覩戒性如虛空持者爲迷倒師謂戒者束身之法也何自縛乎遂探台教又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疑曰又不自他不共不無因生畢竟從何而生卽省曰因緣所生空假三觀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十乘轉識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所及棄謁諸方後至投子廣鑑問鄉里甚處師曰兩浙東越鑑

撰述  
三十一  
曰東越事作麼生師曰秦望峯高鑑湖水闊鑑曰秦望峯與你自己是同是別師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鑑曰此猶是叢林祇對畢竟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打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後歸里開法慈氏室中嘗問僧三箇橐駝兩隻脚日行萬里趂不著而今收在玉泉山不許時人亂斟酌諸人向甚麼處與仙上座相見

萬劫墮迷津  
圓通僊禪師法嗣

溫州淨光了威佛日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宿二宿程千山萬山月曰意旨如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人心難滿谿壑易填問時節因緣卽不問惠超佛話事如何師曰波斯彎弓面轉黑曰意旨如何師曰穿過髑髏笑未休曰學人好好借問師曰黃泉無邸店今夜宿誰家

象田卿禪師法嗣

慶元府雪竇持禪師郡之盧氏子僧問中秋不見月

撰述  
五燈會元卷十八  
三十三  
時如何師曰更待夜深看曰忽若黑雲未散又且如何師曰爭怪得老僧上堂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閑斗轉星移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  
紹興府石佛益禪師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一法透萬法周且道透那一法遂喝曰切忌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便下座

褒親瑞禪師法嗣

安州應城壽寧道完禪師僧問雲從龍風從虎未審和尚從箇甚麼師曰一字空中畫曰得恁麼奇特師曰千手大悲提不起問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斗量不盡曰恁麼則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師曰作麼生是悄然機僧舉頭看師舉起拂子僧喝一喝師曰大好悄然上堂古人見此月今人見此月此月鎮常存古今人還別若人心似月碧潭光皎潔決定是心源此說更無說咄上堂諸禪德三冬告盡臘月將臨三十夜作麼生祇準良久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

兜率悅禪師法嗣

撫州疎山了常禪師僧問如何是疎山爲人底句師曰懷中玉尺未輕擲袖裏金鎚劈面來上堂等閑放

撰述  
三  
下佛手掩不住特地收來大地絕纖埃向君道莫疑  
猜處處頭頭見善財鎚下分明如得旨無限勞生眼  
自開

隆興府兜率慧照禪師南安郭氏子上堂龍安山下  
道路縱橫兜率宮中樓閣重疊雖非天上不是人間  
到者安心全忘諸念善行者不移雙足善入者不動  
雙扉自能笑傲煙蘿誰管坐消歲月旣然如是且道  
向上還有事也無良久曰莫教推落巖前石打破下  
方遮日雲上堂舉拂子曰端午龍安亦鼓撈青山雲  
裏得逍遙饑餐渴飲無窮樂誰愛爭先奪錦標却向  
乾地上划船高山頭起浪明椎玉鼓暗展鐵旗一盞  
菖蒲茶數箇沙糖粽且移取北鬱單越來與南閻浮  
提鬪額看擊禪牀下座上堂兜率都無伎倆也教諸  
方榜樣五日一度陞堂起動許多龍象禪道佛法又  
無到此將何供養須知達磨西來分付一條拄杖乃  
拈起曰所以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  
杖子我奪你拄杖子且道那箇是賓句那箇是主句  
若斷得去卽途中受用若斷不得且世諦流布乃拋  
下拄杖

丞相張商英居士字天覺號無盡年十九應舉入京

道由向氏家向預夢神人報曰明日接相公凌晨公  
至向異之勞問勤暎乃曰秀才未娶當以女奉灑掃  
公謙辭再三向曰此行若不了當吾亦不爽前約後  
果及第乃娶之初任主簿因入僧寺見藏經梵夾金  
字齊整乃怫然曰吾孔聖之書不如胡人之教人所  
仰重夜坐書院中研墨吮筆憑紙長吟中夜不眠向  
氏呼曰官人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白之正此著  
無佛論向應聲曰既是無佛何論之有當須著有佛  
論始得公疑其言遂已之後訪一同列見佛龕前經  
卷乃問曰此何書也同列曰維摩詰所說經公信手  
開卷閱到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歎曰胡人之  
語亦能爾耶問此經幾卷曰三卷乃借歸閱次向氏  
問看何書公曰維摩詰所說經向曰可熟讀此經然  
後著無佛論公悚然異其言由是深信佛乘畱心祖  
道元祐六年爲江西漕首謁東林照覺總禪師覺詰  
其所見處與已符合乃印可覺曰吾有得法弟子住  
玉谿乃慈古鏡也亦可與語公復因按部過分寧諸  
禪迂之公到先致敬玉谿慈次及諸山最後問兜率  
悅禪師悅爲人短小公曾見龔德莊說其聰明可人  
乃曰聞公善文章悅大笑曰運使失却一隻眼了也

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  
論禪也公不然其語乃強屈指曰是九世也問玉谿  
去此多少曰三十里曰兜率嚮曰五里公是夜乃至  
兜率悅先一夜夢日輪昇天被悅以手搏取乃說與  
首座曰日輪運轉之義聞張運使非久過此吾當深  
錐痛劄若肯回頭則吾門幸事座曰今之士大夫受  
人取奉慣恐其惡發別生事也悅曰正使煩惱祇退  
得我院也別無事公與悅語次稱賞東林悅未肯其  
說公乃題寺後擬瀑軒詩其略曰不向廬山尋落處  
象王鼻孔謾遼天意譏其不肯東林也公與悅語至  
更深論及宗門事悅曰東林旣印可運使運使於佛  
祖言教有少疑否公曰有悅曰疑何等語公曰疑香  
巖獨腳頌德山拓鉢話悅曰旣於此有疑其餘安得  
無耶祇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耶是無耶公曰有悅  
大笑便歸方丈閉却門公一夜睡不穩至五更下牀  
觸翻溺器乃大徹猛省前話遂有頌曰鼓寂鐘沉拓  
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莫是遭他  
授記來遂扣方丈門曰某已捉得賊了悅曰賊在甚  
處公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日相見翌日公遂舉前  
頌悅乃謂曰叅禪祇爲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

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  
宇乃作頌證之曰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  
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麤臨  
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  
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爲虛翻身魔界轉腳邪塗了  
無逆順不犯工夫公邀悅至建昌途中一一伺察有  
十頌敘其事悅亦有十頌頌之時元祐八年八月也  
公一日謂大慧曰余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參馬祖  
因緣曰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投卷歎曰審如是豈得  
有臨濟今日耶遂作一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峯深入  
羈縻三日聾黃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後  
平禪師致書云去夏讀臨濟宗派乃知居士得大機  
大用且求頌本余作頌寄之曰吐舌耳聾師已曉槌  
芻秣得哭蒼天盤山會裏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  
諸方往往以余聰明博記少知余者師自江西法窟  
來必辨優劣試爲老夫言之大慧曰居士見處與真  
淨死心合公曰何謂也大慧舉真淨頌曰客情步步  
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  
開黃檗面死心拈曰雲巖要問雪竇旣是大冶精金  
應無變色爲甚麼却三日耳聾諸人要知麼從前汗

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公拊几曰不因公語爭  
見真淨死心用處若非二大老難顯雪竇馬師爾公  
於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口占遺表命子弟書之俄  
取枕擲門窻上聲如雷震衆視之已薨矣公有頌古  
行于世茲不復錄

法雲杲禪師法嗣

隨州洞山辯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鑽天  
鷄子遼天鶻不度火不度水不度壚離弦箭發沒回  
途直饒會得十分去笑倒西來碧眼胡

東京慧海儀禪師上堂無相如來示現身破魔兵衆  
絕纒塵七星斜映風生處四海還歸舊主人諸仁者  
大迦葉靈山會上見佛拈華投機微笑須菩提聞佛  
說法深解義趣涕淚悲泣且道笑者是哭者是不見  
道萬派橫流總向東超然八面自玲瓏萬人膽破沙  
場上一箭雙鵬落碧空上堂舉瀉山坐次仰山問和  
尚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道如何祇對瀉曰一粥一  
鉢仰曰前面有人不肯又作麼生瀉曰作家師僧仰  
便禮拜瀉曰逢人不得錯舉師曰自古及今多少人  
下語道嚴而不威恭而無禮橫按拄杖豎起拳頭若  
祇恁麼却如何知得他父子相契處山僧今日也要



諸人共知莫分彼我彼我無殊困魚止灤病鳥棲蘆  
逡巡不進泥中履爭得先生一卷書

西蜀鑿法師通大小乘佛照謝事居景德師問照曰  
禪家言多不根何也照曰汝習何經論曰諸經粗知  
頗通百法照曰祇如昨日雨今日晴是甚麼法中收  
師懵然照舉癢和子擊曰莫道禪家所言不根好師  
憤曰昨日雨今日晴畢竟是甚麼法中收照曰第二  
十四時分不相應法中收師恍悟卽禮謝後歸蜀居  
講會以直道示徒不泥名相而衆多引去遂說偈罷  
講曰衆賣華兮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算來終不  
與時合歸去來兮翠靄中由是隱居二十年道俗追  
慕復命演法笑答偈曰遯跡隱高峯高峯又不容不  
如歸錦里依舊賣青松衆列拜悔過兩川講者爭依  
之

泐潭準禪師法嗣

隆興府雲巖典牛天遊禪師成都鄭氏子初試郡庠  
復往梓州試二處皆與貢籍師不敢承竄名出關適  
會山谷道人西還因見其風骨不凡議論超卓乃同  
舟而下竟往廬山投師剃髮不改舊名首叅死心不  
契遂依湛堂於泐潭一日潭普說曰諸人苦苦就準

上座覓佛法遂拊膝曰會麼雪上加霜又拊膝曰若  
也不會豈不見乾峯示衆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  
著落在第二師聞脫然穎悟出世雲蓋次遷雲巖嘗  
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兩角指天四足踏地拽斷鼻繩  
牧甚屎屁張無盡見之甚擊節後退雲巖過廬山棲  
賢王翁意不欲納乃曰老老大大正是質庫中典牛  
也師聞之述一偈而去曰質庫何曾解典牛祇緣價  
重實難鬪想君本領無多子畢竟難禁這一頭因庵  
于武寧扁曰典牛終身不出塗毒見之已九十三矣  
上堂卓拄杖曰久雨不晴割金烏飛在鐘樓角又卓  
一下曰猶在穀復卓曰一任衲僧名邈上堂馬祖一  
喝百丈蹉過臨濟小厮兒向糞掃堆頭拾得一隻破  
草鞋胡喝亂喝師震聲喝曰喚作胡喝亂喝得麼上  
堂象骨鞦毬能已盡玄沙斫牌伎亦窮還知麼火星  
入袴口事出急家門上堂三百五百銅頭鐵額木笛  
橫吹誰來接拍時有僧出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上  
堂寶峯有一訣對衆分明說昨夜三更前烏龜吞却  
鱉至節上堂晷運推移日南長至布衲不洗無來換  
替大小玉泉無風浪起雲巖路見不平直下一鎚粉  
碎遂高聲曰看腳下上堂舉梁山曰南來者與你三

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然雖與麼未當宗乘後來  
琅琊和尚道梁山好一片真金將作頑鐵賣却琅琊  
則不然南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從  
教天下貶剝師拈曰一人能舒不能卷一人能卷不  
能舒雲巖門下一任南來北來且恁麼過驀然洗面  
摸著鼻頭却來與你三十上堂日可冷月可熱衆魔  
不能壞真說作麼生是真說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若  
信不及雲巖與汝道破萬人齊指處一鴈落寒空病  
起上堂舉馬大師日面佛月面佛後來東山演和尚  
頌曰丫鬟女子畫蛾眉鸞鏡臺前語似癡自說玉顏  
難比竝却來架上著羅衣師曰東山老翁滿口讚歎  
則故是點檢將來未免有鄉情在雲巖又且不然打  
殺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潭州三角智堯禪師上堂捏土定千鈞秤頭不立蠅  
箇中些子事走殺嶺南能還有薦得底麼直饒薦得  
也是第二月

慧日雅禪師法嗣

隆興府九僊法清祖鑑禪師嚴陵人也嘗於池之天  
寧以伽梨覆頂而坐侍郎曾公開問曰上座僊鄉甚  
處曰嚴州日與此間是同是別師拽伽梨下地揖曰

官人曾到嚴州否曾罔措師曰待官人到嚴州時却向官人道住後上堂曰萬柳千華暖日開一華端有一如來妙談不二虛空藏動著微言徧九垓笑哈哈且道笑箇甚麼笑覺苑腳跟不點地上堂舉睦州示衆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既得箇入頭處不得忘却老僧明明向汝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師曰睦州恁麼道意在甚麼處其或未然聽覺苑下箇注腳張僧見王伴王伴叫張僧昨夜放牛處嶺上及前村溪西水不飲溪東草不吞教覺苑如何卽得會麼不免與麼去遂以兩手按空下座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惺惺寂寂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寂寂惺惺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惺惺惺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寂寂寂寂曰學人今日買鐵得金去也師曰甚麼處得這話頭來

平江府覺海法因庵主郡之嶠山朱氏子年二十四披緇服進具遊方至東林謁慧日日舉靈雲悟道機語問之師擬對日日曰不是不是師忽有所契占偈曰巖上桃華開華從何處來靈雲纔一見回首舞三臺日日子所見雖已入微然更著鞭當明大法師承教

居廬阜三十年不與世接叢林尊之建炎中盜起江  
左順流東歸邑人結庵命居緇白繼踵問道嘗謂衆  
曰汝等飽持定力無憂晨炊而事干求也晚年放浪  
自若稱五松散人

龍牙言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擇言禪師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  
禪牀立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腳跟下七穿八穴

文殊能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瓊禪師受請日上堂曰作家撈籠不肯  
住呼喚不回頭爲甚麼從東過西自代曰後五日看

智海青禪師法嗣

蘄州四祖仲宣禪師上堂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  
祖師西來直指人心是佛凡聖本來不二迷悟豈有  
殊途非涅槃之可欣非死生之可厭但能一言了悟  
不起坐而卽證無生一念回光不舉步而徧周沙界  
如斯要徑引曰宗門山僧旣到這裏不可徒然乃舉  
拂子曰看看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若凡若聖是人  
是物盡在拂子頭上一毛端裏出入遊戲諸人還見麼  
設或便向這裏見得個儻分明更須知有向上一路  
試問諸人作麼生是向上一路良久曰六月長天降

大雪三冬嶺上火雲飛

泉州乾峯圓慧禪師上堂達磨正宗衲僧巴鼻堪嗟  
迷者成羣開眼瞋睡頭上是天腳下是地耳朶聞聲  
鼻孔出氣敢問雲堂之徒時中甚處安置還見麼可  
憐雙林傅大士却言祇這語聲是咄

大瀉琿禪師法嗣

眉州中巖慧日蘊能禪師本郡呂氏子年二十二於  
村落一富室爲校書偶遊山寺見禪冊閱之似有得  
卽裂冠圓具一鉢遊方首叅寶勝澄甫禪師所趣頗  
異至荆湖謁永安喜真如詰德山繪造詣益高迨抵  
大瀉瀉問上座桑梓何處師曰西川曰我聞西川有  
普賢菩薩示現是否師曰今日得瞻慈相曰白象何  
在師曰爪牙已具曰還會轉身麼師提坐具繞禪牀  
一帀瀉曰不是這箇道理師趨出一日瀉爲衆入室  
問僧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劔麼僧竖起拳瀉曰菜  
刀子僧曰爭奈受用不盡瀉喝出次問師黃巢過後  
還有人收得劔麼師亦竖起拳瀉曰也祇是菜刀子  
師曰殺得人卽休遂近前攔芻築之瀉曰三十年弄  
馬騎今日被驢子撲後還蜀庵於舊址應四衆之請  
出住報恩上堂龍濟道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

無迷悟人祇要今日了師曰既無迷悟了箇甚麼咄  
上堂舉雪峯一日普請搬柴中路見一僧遂擲下一  
段柴曰一大藏教祇說這箇後來真如詰道一大藏  
教不說這箇據此二尊宿說話是同是別山僧則不  
然豎起拂子曰提起則如是我聞放下則信受奉行  
室中間崇真龜頭如何是你空劫已前父母真領悟  
曰和尚且低聲遂獻投機頌曰萬年倉裏曾饑饉大  
海中住儘長渴當初尋時尋不見如今避時避不得  
師爲印可一日與黃提刑奕棊次黃問數局之中無  
一局同千著萬著則故是如何是那一著師提起棊  
子示之黃佇思師曰不見道從前十九路迷殺幾多  
人師住持三十餘載凡說法不許錄其語臨終書偈  
趺坐而化闍維時暴風忽起煙所至處皆雨設利道  
俗斲其地皆得之心舌不壞塔于本山

懷安軍雲頂寶覺宗印禪師上堂古者道識得堯子  
周币有餘又道識得堯子天地懸殊山僧總不恁麼  
識得堯子是甚麼閑家具一日普說罷師曰諸子未  
要散去更聽一頌乃曰四十九年一場熱閨八十七  
春老漢獨弄誰少誰多一般作夢歸去來兮梅梢雪  
重言訖下座倚杖而逝

昭覺白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宗顯正覺禪師潼川王氏子少爲進士  
有聲嘗畫掬溪水爲戲至夜思之遂見水泠然盈室  
欲汲之不可而塵境自空曰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  
得度具滿分戒後隨衆咨叅覺一日問師高高峯頂  
立深深海底行汝作麼生會師於言下頓悟曰釘殺  
腳跟也覺拈起拂子曰這箇又作麼生師一笑而出  
服勤七祀南遊至京師歷淮淞晚見五祖演和尚於  
海會出問未知關候子難過趙州橋趙州橋卽不問  
如何是關候子祖曰汝且在門外立師進步一踏而  
退祖曰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明日入室  
祖云你便是昨日問話底僧否我固知你見處祇是  
未過得白雲關在師珍重便出時圓悟爲侍者師以  
白雲關意扣之悟曰你但直下會取師笑曰我不是  
不會祇是未諳待見這老漢共伊理會一上明日祖  
往舒城師與悟繼往適會於興化祖問師記得曾在  
郡裏相見來師曰全火祇候祖顧悟曰這漢饒舌自  
是機緣相契遊廬阜回師以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  
行所得之語告五祖祖曰吾嘗以此事詰先師先師  
云我曾問遠和尚遠曰貓有軟血之功虎有起屍之



德非素達本源不能到也師給侍之久祖鍾愛之後  
辭西歸爲小叅復以頌送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  
却蜀語禪人回到成都切須記取魯語時覺尚無恙  
師再侍之名聲藹著遂出住長松遷保福信相僧問  
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出這圈積不得如何是這圈  
積師曰井欄脣上堂舉仰山問中邑如何是佛性義  
邑曰我與你說箇譬喻汝便會也譬如一室有六窻  
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徃徃獼猴卽應如  
是六窻俱喚俱應仰乃禮拜適蒙和尚指示某有箇  
疑處邑曰你有甚麼疑仰曰祇如內獼猴睡時外獼  
猴欲與相見又作麼生邑下禪牀執仰山手曰徃徃  
與你相見了師曰諸人要見二老麼我也與你說箇  
譬喻中邑大似箇金師仰山將一塊金來使金師爾  
價金師亦盡價相爾臨成交易賣金底更與貼秤金  
師雖然闍喜心中未免偷疑何故若非細作定是賊  
賊便下座

道林一禪師法嗣

潭州大瀉大圓智禪師四明人也上堂舉南泉道三  
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師曰三世諸佛旣  
不知有狸奴白牯又何曾夢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

有底人始得且作麼生是知有底人喫官酒臥官街  
當處死當處理沙場無限英靈漢堆山積嶽露屍骸

南嶽下十五世

上封秀禪師法嗣

文定公胡安國草庵居士字康侯久依上封得言外  
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貓話問公公  
以偈答曰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  
兔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有曰祝融  
峯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  
來秋月又同圓

上封才禪師法嗣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建寧人也上堂兵隨印轉三千  
里外絕煙塵將逐符行二六時中淨裸裸不用鐵旗  
鐵鼓自然草偃風行何須七縱七擒直得無思不服  
所謂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能摧外  
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正恁麼時且道主將是甚麼  
人喝一喝上堂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囊無  
繫蟻之絲廚乏聚蠅之糝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  
家散宅南頭買賤北頭賣貴點檢將來好與三十棒  
且放過一著何故曾爲宕子偏憐客自愛貪杯惜醉

人上堂未開口時先分付擬思量處隔千山莫言佛法無多子未透玄關也大難祇如玄關作麼生透喝一喝

福州鼓山山堂僧洵禪師本郡阮氏子上堂黃檗手中六十棒不會佛法的的大意却較些子大愚肋下築三拳便道黃檗佛法無多子鈍置殺人須知有一人大棒驀頭打他不回頭老拳劈面槌他亦不顧且道是誰上堂朔風掃地卷黃葉門外千峯凜寒色夜半烏龜帶雪飛石女谿邊皺兩眉卓拄杖云大家在這裏且道天寒人寒喝一喝云歸堂去

福州鼓山別峯祖珍禪師興化林氏子僧問趙州達禪牀一巾轉藏已竟此理如何師曰畫龍看頭畫虵看尾曰婆子道比來請轉全藏爲甚麼祇轉得半藏此意又且如何師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曰未審甚麼處是轉半藏處師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上堂尋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豎起拂子曰這箇是跡牛在甚麼處直饒見得頭角分明鼻孔也在法石手裏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卓拄杖曰恁麼會得十萬八千畢竟如何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春風總不知示衆云大道祇在目前

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卓拄杖云這箇是聲豎起拄杖云這箇是色喚甚麼作大道真體直饒向這裏見得也是鄭州出曹門示衆若論此事如人喫飯飽則便休若也不飽必有思食之心若也過飽又有傷心之患到這裏作麼生得恰好去良久云且歸巖下宿同看月明時

黃龍逢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常庵擇崇禪師寧國府人也上堂舉僧問古德生死到來如何免得德曰柴鳴竹爆驚人耳僧曰不會德曰家犬聲獐夜不休師曰諸人要會麼柴鳴竹爆驚人耳大洋海底紅塵起家犬聲獐夜不休陸地行船三萬里堅牢地神笑呵呵須彌山王眼覷鼻把手東行却向西南山聲應北山裏千手大悲開眼看無量慈悲是誰底良久曰頭長腳短少喜多瞋上堂問侍者曰還記得昨日因緣麼曰記不得復顧大衆曰還記得麼衆無對豎起拂子曰還記得麼良久曰也忘却了也三處不成一亦非有諸人不會方言露柱且莫開口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天寧卓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示介謚禪師溫州張氏子謝知事上

堂尺頭有寸鑑者猶稀秤尾無星且莫錯認若欲定古今輕重較佛祖短長但請於中著一隻眼果能一尺還他十寸八兩元是半斤自然內外和平家國無事山僧今日已是兩手分付汝等諸人還肯信受奉行也無尺量刀剪徧世間誌公不是閑和尚上堂文殊智普賢行多年曆日德山棒臨濟喝亂世英雄汝等諸人穿僧堂入佛殿還知嶮過鐵圍關麼忽然踏著釋迦頂顛磕著聖僧額頭不免一場禍事上堂我若說有你爲有礙我若說無你爲無礙我若橫說你又跨不過我若豎說你又跳不出若欲叢林平帖大家無事不如推倒育王且道育王如何推得倒去召大衆曰著力著力復曰苦哉苦哉育王被人推倒了也還有路見不平拔劍相爲底麼若無山僧不免自倒自起擊拂子下座師性剛毅泣衆有古法時以鐵面稱之

安吉州道場普明慧琳禪師福州人上堂有漏筌籬無漏木杓庭白牡丹檻紅芍藥因思九年面壁人到頭不識這一著且道作麼生是這一著以拄杖擊禪牀下座上堂一卽多多卽一毗盧頂上明如日也無一也無多現成公案沒諍譌拈起舊來氈拍板明時

共唱太平歌

安吉州道場無傳居慧禪師本郡吳氏子上堂鍾馗  
醉裏唱涼州小妹門前祇點頭巡海夜叉相見後大  
家拍手上高樓大眾若會得去鎖却天下人舌頭若  
會不得將謂老僧別有奇特上堂百尺竿頭弄影戲  
不唯瞞你又瞞天自笑平生歧路上投老歸來沒一  
錢上堂舉臨濟示衆曰一人在高高峯頂無出身之  
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  
在後師曰更有一人不在高高峯頂亦不在十字街  
頭臨濟老漢因甚不知便下座

臨安府顯寧松堂圓智禪師上堂蘆華白蓼華紅溪  
邊脩竹碧煙籠閑雲抱幽石玉露滴巖叢昨夜烏龜  
變作鼈今朝水牯悟圓通咄

安吉州烏回唯庵良範禪師上堂塵劫已前事堂堂  
無背面動靜莫能該舒卷快如電莫道凡不知佛也  
覷不見決定在何處合取這兩片薦不薦更爲諸人  
通一線良久曰天下太平皇風永扇上堂舉僧問趙  
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州曰曾有人  
問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師召衆曰趙州具頂門  
眼向擊石火裏分縑素閃電光中明縱奪爲甚麼却

五年分疎不下還委悉麼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  
溫州本寂靈光文觀禪師本郡葉氏子上堂過去諸  
如來斯門已成就好事不如無現在諸菩薩今各入  
圓明好事不如無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住好事不  
如無還知麼除却華山陳處士何人不帶是非行參

黃龍震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無諍慧初禪師靜江府人也上堂顧視  
大衆曰見麼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日月爲晦爲朔  
在四時爲寒爲暑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且道在  
衲僧分上又作麼生一趯趯翻四大海一拳拳倒須  
彌山佛祖位中留不住又吹漁笛汨羅灣上堂九月  
二十五聚頭相共舉瞎却正法眼拈却雲門普德山  
不會說禪贏得村歌社舞阿呵呵邏囉哩遂作舞下  
座

萬年一禪師法嗣

嘉興府報恩法常首座開封人也丞相薛居正之裔  
宣和七年依長沙益陽華嚴元軾下髮徧依叢林於  
首楞嚴經深入義海自湖湘至萬年謁雪巢機契命  
掌牋翰後首衆報恩室中唯一矮榻餘無長物庚子  
九月中語寺僧曰一月後不復留此十月二十一往

撰述  
五火書元卷十一  
五十四  
方丈謁飯將曉書漁父詞於室門就榻收足而逝詞  
曰此事楞嚴嘗露布梅華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  
萬古風甌語迴然銀漢橫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斑  
斑誰跨豐干虎而今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  
鴻飛去

嶽山祖庵主法嗣

廬山延慶叔禪師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師曰一  
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僧禮拜師曰唐興  
今日失利

勝因靜禪師法嗣

漣水軍萬壽夢庵普信禪師上堂殘雪旣消盡春風  
日漸多若將時節會佛法又如何且道時節因緣與  
佛法道理是同是別良久曰無影樹栽人不見開華  
結果自馨香

平江府慧日默庵興道禪師上堂同雲欲雪未雪愛  
日似暉不暉寒雀啾啾鬧籬落朔風冽冽舞簾帷要  
會韶陽親切句今朝覲面爲提撕卓拄杖下座  
廣德軍光孝果愍禪師常德桃源人也上堂舉南泉  
斬貓兒話乃曰南泉提起下刀誅六臂脩羅救得無  
設使兩堂俱道得也應流血滿街衢



雪峯需禪師法嗣

福州雪峯毬堂慧忠禪師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作麼生是那事良久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天童交禪師法嗣

慶元府蓬萊圓禪師住山三十年足不越閭道俗尊仰之師有偈曰新縫紙被烘來煖一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

圓通旻禪師法嗣

江州廬山圓通守慧沖真密印通慧禪師上堂但知今日復明日不覺前秋與後秋平步坦然歸故里却乘好月過滄洲唼不是苦心人不知

隆興府黃龍道觀禪師上堂曰古人道眼色耳聲萬法成辦你諸人爲甚麼從朝至暮諸法不相到遂喝一喝曰牽牛入你鼻孔禍不入慎家之門

左丞范冲居士字致虛由翰苑守豫章過圓通謁旻禪師茶罷曰某行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通呼內翰公應喏通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通曰見卽便見擬思卽差公乃豁然有省

樞密吳居厚居士擁節歸鍾陵謁圓通旻禪師曰某

項赴省試過此過趙州關因問前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旻曰曾明得透關底事麼公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甚脫灑在旻度扇與之曰請使扇公卽揮扇旻曰有甚不脫灑處公忽有省曰便請末後句旻乃揮扇兩下公曰親切親切旻曰吉獠舌頭三千里

諫議彭汝霖居士手寫觀音經施圓通通拈起曰這箇是觀音經那箇是諫議經公曰此是某親寫通曰寫底是字那箇是經公笑曰却了不得也通曰卽現宰官身而爲說法公曰人人有分通曰莫謗經好好公曰如何卽是通舉經示之公拊掌大笑曰噯通曰又道了不得公禮拜

中丞盧航居士與圓通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指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喝曰放下著公應喏喏

左司都貺居士問圓通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當如何湊泊通曰全身入火聚公曰畢竟如何曉會通曰驀直去公沈吟通曰可更喫茶麼公曰不必通曰何不恁麼會公契旨曰元來太近通曰十萬八

千公占偈曰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麼去不離當處通曰咦猶有這箇在公曰乞師再垂指示通曰便恁麼去當是鐵鑄公頓首謝之

明招慧禪師法嗣

揚州石塔宣秘禮禪師僧問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師曰長亭涼夜月多爲客鋪舒曰謝師答話師曰網大難爲鳥綸稠始得魚僧作舞歸衆師曰長江爲硯墨頻寫斷交書上堂舉百丈野狐話乃曰不是翻濤手徒誇誇海鯨由基方撚鋏枝上衆猿驚上堂至座前師攔一僧上法座僧懍惶欲走師遂指座曰這棚子若牽一頭驢上去他亦須就上廁在汝諸人因甚麼却不肯以拄杖一時趕散顧侍者曰嶮

浮山真禪師法嗣

峨嵋靈巖徽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未審誰是文殊之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

祥符立禪師法嗣

湖南報慈淳禪師上堂曰青眸一瞬金色知歸授手而來如王寶劍而今開張門戶各說異端可謂古路坦而荆棘生法眼正而還自翳孤負先聖理沒已靈且道不埋沒不孤負正法眼藏如何吐露還有吐露

得底麼出來吐露看如無擔取詩書歸舊隱野萃啼  
鳥一般春

聯燈作鳥  
回範語

### 雲巖游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塗毒智策禪師天台陳氏子幼依護國  
僧楚光落髮十九造國清謁寂室光灑然有省次謁  
大圓於明之萬壽圓問曰甚處來師曰天台來曰見  
智者大師麼師曰卽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  
師曰當面蹉過圓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  
辭去圓送之門拊師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實師領  
之往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  
日午初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典牛獨指師曰  
甚處見神見鬼來師曰雲居聞版聲來牛曰是甚麼  
師曰打破虛空全無柄靶牛曰向上事未在師曰東  
家暗坐西家廝罵牛曰蘄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  
麟足矣住後上堂舉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  
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雖然恁麼正是捕得老  
鼠打破油甕懷禪師道你眼在甚麼處雖則識破釋  
迦老子爭奈拈髓舐指若是塗毒卽不然色見聲求  
也不妨百華影裏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鍼後一任風  
吹滿袖香師將示寂陞座別衆囑門人以文祭之師

危坐傾聽至尚饗爲之一笑越兩日沐浴更衣集衆  
說偈曰四大旣分飛煙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  
轉光輝俄頃泊然而逝塔全身於東岡之麓

信相顯禪師法嗣

成都府金繩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黃  
河九曲曰如何是不犯之令師曰鐵蛇鑽不入僧擬  
議師便打

南嶽下十六世

育王湛禪師法嗣

台州萬年心聞曇音禪師永嘉人住江心病起上堂  
維摩病說盡道理龍翔病咳嗽不已咳嗽不已說盡  
道理說盡道理咳嗽不已汝等諸人還識得其中意  
旨也未本是長江湊風冷却教露柱患頭風上堂一  
見便見八角磨盤空裏轉一得永得辰錦朱砂如墨  
黑秋風吹渭水已落雲門三句裏落葉滿長安幾箇  
而今被眼瞞豎拂子曰瞞得瞞不得總在萬年手裏  
還見麼華頂月籠招手石斷橋水落捨身巖僧問百  
丈卷席意旨如何師曰賊過後張弓四明太守以雪  
竇命師主之師辭以偈曰開籃方喜得抽頭退鼓而  
今打未休莫把乳峯千丈雪重來換我一雙眸

慶元府天童慈航了朴禪師福州人上堂酷暑如焚  
不易禁炎炎赫赫欲流金夜明簾外無人到靈木迢  
然轉綠陰上堂久雨不晴半睡半醒可謂天地合其  
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遂喝曰  
住住內卦已成更求外象卓拄杖曰適來擲得雷天  
大壯如今變作地火明夷上堂牛皮鞮露柱露柱啾  
啾叫燈籠佯不知虛明還自照殿脊老蚩吻聞得呵  
呵笑三門側耳聽就上打之遶譬如十日菊開徹阿  
誰要阿呵呵未必秋香一夜衰熨斗煎茶不同銚室  
中問僧賊來須打客來須看祇如三更夜半人面似  
賊賊面似人作麼生辨上堂觀音巖玲瓏瓏太白  
石丁丁東東西園菜蟻似不堪食東谷華發却無賴  
紅且道是祖意教意途中受用世諦流布若辨不出  
雪峯覆却飯桶若辨得出甘贄禮拜焚籠叅上堂德  
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臨濟喝處德山棒頭耳  
聾德山棒時臨濟喝下眼瞎雖然一搨一擡就中全  
生全殺遂喝一喝卓拄杖一下云敢問諸人是生是  
殺良久云君子可八

南劍州西巖宗回禪師婺州人也久依無示深得法  
忍因寺僧以茶禁聞有司吏捕知事師謂衆曰此事

不直之則罪坐於我若自直彼復得罪不忍爲也令擊鼓陞座說偈曰縣吏追呼不暫停爭如長往事分明從前有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言訖而逝高麗國坦然國師少嗣王位欽鄉宗乘因海南方景仁抵四明錄無示語歸師閱之啓悟卽棄位圓顱作書以語要及四威儀偈令景仁呈無示示答曰佛祖出興於世無一法與人實使其自信自悟自證自到具大知見如所見而說如所說而行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相與證明其來久矣後復通嗣法其書略曰生死海廣劫殫同通得遇本分宗師以三要印子驗定其法實謂旨龜值浮木孔耳

臨安府龍華無住本禪師廣德人也上堂舉雲門大師拈起胡餅曰我祇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衆無語門自代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碗師曰韶陽老漢言中有響痛處著錐檢點將來翻成毒藥諸人要會麼半在河南半河北一片虛疑似墨黑冷地思量愁殺人叵耐雲門這老賊賊賊下座更不巡堂

道場琳禪師法嗣

臨江軍東山吉禪師因李朝請與甥薌林居士向公子譔謁之遂問家賊惱人時如何師曰誰是家賊李

豎起拳師曰賊身已露李曰莫茶糊人好師曰賊證  
見在李無語師示以偈曰家賊惱人孰奈何千聖回  
機祇爲他徧界徧空無影跡無依無住絕籠羅賊賊  
猛將雄兵收不得疑殺天下老禪和笑倒鬧市古彌  
勒休休不用將心向外求回頭瞥爾賊身露和賊捉  
獲世無儔世無儔真可仰從茲不復誇伎倆怙怙安  
家樂業時萬象森羅齊拊掌

道場慧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懶庵道樞禪師吳興四安徐氏子初住  
何山次移華藏隆興初詔居靈隱孝宗皇帝召至內  
殿問禪道之要師答以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  
處本無知見起滅之勞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  
與道相應情却物則業不能繫盡去沉掉之病自忘  
問答之意矧今補處見在佛般若光明中何事不成  
見耶上爲之首肯數四師示衆曰仙人張果老騎驢  
穿市過但聞蹄撥刺誰知是紙做後退居明教永安  
蘭若逍遙自適有偈題于壁曰雪裏梅華春信息池  
中月色夜精神年來可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  
淳熙丙申八月示微疾書偈而逝塔于永安

光孝愍禪師法嗣



廣德軍光孝悟初首座分座日示衆舉風幡話至仁者心動處乃曰祖師恁麼道賺殺一船人今時衲僧也不可恁麼會既不恁麼會畢竟作麼生良久曰六月好合醬切忌著鹽多

### 南嶽下十七世

#### 萬年賁禪師法嗣

溫州龍鳴在庵賢禪師上堂舉崇壽示衆曰識得堯子周币有餘雲門道識得堯子天地懸殊師曰崇壽老漢坐殺天下人雲門大師走殺天下人龍鳴則不然識得堯子四脚著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上堂舉趙州勘婆話頌曰冰雪佳人貌最奇常將玉笛向人吹曲中無限華心動獨許東君第一枝

潭州大瀉唳庵鑑禪師會稽人也上堂木落霜空天寒水冷釋迦老子無處藏身拆東籬補西壁撞著不空見菩薩請示念佛三昧也甚奇怪却向道金色光明雲叅退喫茶去上堂老胡開一條路甚生徑直祇云歇卽菩提性淨明心不從人得後人不得其門一向奔馳南北往復東西極歲窮年無箇歇處諸人還歇得麼休休上堂舉晦堂和尚一日問僧甚處來曰南雄州堂曰出來作甚麼曰尋訪尊宿堂曰不如歸

撰述  
五燈會元卷第十八  
六十四  
鄉好曰未審和尚令某歸鄉意旨如何堂曰鄉里三  
錢買一片魚鮓如手掌大師曰寧可碎身如微塵終  
不瞎箇師僧眼晦堂較些子有般漢便道熟處難忘  
有甚共語處上堂舉罽賓國王問師子尊者蘊空公  
案師頌曰尊者何曾得蘊空罽賓徒自斬春風桃李  
雨後已零落染得一溪流水紅

### 五燈會元卷第十八

丹陽居士賀懋熙懋照懋燄懋燾懋燾懋燾仰承

先嚴賀學禮遺願施貲刻此

五燈會元第十八卷計字二萬三千五百三十

箇該銀一十二兩二錢四分

江陰釋在誠對長洲徐普書上元周子孝刻  
萬曆壬子歲春三月徑山寂照庵識

